

翁鶴骨嶄爛脩目五言長城屹千丈萬卷書樓聊一讀  
可知其人矣

乾寧覆試進士

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刑部尚書崔凝下二十五人  
放榜後宣詔翰林學士陸扆秘書監馮涯入內各贈衣  
一副及襪被於武德殿前覆試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  
貽範以下至落其六人許再入舉場四人所試最下不  
許再入蘇措其一也故挾此憾至於駁昭宗聖人之謚  
崔凝坐貶合州刺史是時國祚如贅疣悍鎮強藩請隨  
問鼎之不暇顧卷卷若此其丹誠也詩賦各兩篇內良

巧獻問賦以太宗問工人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若何道  
理十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以雙周隔句為韻限三  
百二十字成貽範等六人訖唐末不復綴榜蓋是時不  
糊名一點之後主司不敢再收拾也有黃滔者是年及  
第閩人也九世孫汰為吉州永豐宰判其遺文初試覆  
試凡三賦皆在焉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兩字為  
韻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兩韻良子獻問  
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為賦格於是第一韻尾句  
云資國祚之崇崇上平聲也第二韻去聲祚於懸絲下  
平聲也第三韻曾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韻露其言而察

察去聲也而闕入聲一韻賦韻如是前所未有國將亡  
必多制亦云可笑矣信州未盡人王正白時再試序選  
郡守為改所居坊名曰進賢且減戶稅亦後來所無

### 臨海蟬圖

文登呂亢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命工作蟬圖  
凡十有二種一曰螻蟬乃蟬之巨者兩螯大而細毛  
如苔八足亦皆有微毛二曰撥掉癩如螻蟬螯足無毛  
後兩小足薄而微闊類人之所食者然亦頗異其大如  
升南人皆呼為蟬八月間盛出人採之與人鬪其螯甚  
巨往往能害人三曰攤翅狀如蟬而色黃其一螯偏長

三寸餘有光四曰彭蠡螯微毛足無毛以鹽藏而貨於  
市爾雅曰彭蠡小者螻云小蟬也蟬音澤螻音勞具人  
呼為彭越搜神記言此物普通人夢自稱長卿今臨海  
人多以長卿呼之五曰竭朴大於彭蠡殼黑斑有文章  
螯正赤常以大螯障目小螯取食六曰沙狗似彭蠡壞  
沙為穴見人則走屈折易道不可得七曰望潮殼白色  
居則背坎外向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不失常期八  
曰倚望亦如大彭蠡居常東西顧視行不四五又舉兩  
螯以足起望惟入穴乃止九曰石蠅大於常蟬八足殼  
通赤狀若鵝卵十曰蟬江如蟬兩螯足極小堅如石不

可食十一曰蓋虎似彭蠡正赤不可食十二曰彭蠡大  
於蠓小於常蠓呂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人罕見故繪  
以為圖又海商言海中鼉龜島之東島一多蠓種類甚  
異有虎頭者有翅能飛者有能捕魚者有殼大兼尺者  
以非親見故不盡李履中得其一本為作記予家楚宦  
游二浙聞廣所識蠓屬多矣亦不悉與前說同而所謂  
黃甲句蠓蟬蠖諸種呂圖不載豈名謂或殊乎故紀其  
詳以示博雅者

東坡作碑銘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

蘇轍故公文集卷之九七書若常韓公行狀公轍  
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許此碑雖有滕元孫二  
誌乃代張公者故不列於五人之數肩輿小集有元祐  
中奏稟云臣述準勅差撰故司空樞密院事趙鼎神道  
碑并書者臣平生本不為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  
所共知只因近日樞密司馬光行狀蓋為光曾為臣亡母  
程氏撰埋銘又為范鎮撰墓誌蓋為鎮與先臣某平生  
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  
可回辭然終非本志况臣老病廢學文詞鄙陋不稱人  
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

觀此一奏可印公心而抗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

### 洗兒金錢

車駕都錢積以來皇子在邸生男及女則戚里三衙浙  
清京尹皆有餉獻隨即致各自金幣之外洗兒錢果動  
以十數合極其珍巧若摠而言之殆不可勝算莫知其  
事例之所起劉原甫在嘉祐中因論無故踈決云在外  
群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恐非王者之令典  
也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  
金銀為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無益之  
費無名之賞殆無甚於此若欲夸示奢麗為世俗之

則可矣非所以執物訓儉也宰相臺諫以道德輔主柰  
何空受此賜曾無一言遂事不諫臣願深執恭儉以答  
上天之貺不宣行姑息之惡以損政體備哉劉公之論  
其勁切如此歐陽公銘墓略而不書予為國史亦不知  
載於本傳比方讀其奏章故敬紀之幃幄金鑾密記云  
天復二年大駕在岐皇女生三日賜洗兒果子金銀錢  
銀葉坐子金銀篋子予謂唐昭宗於是時尚復講此而  
在庭無一言蓋宮掖相承欲罷不能也

### 告命失故事

祖宗時知制誥六負故朝是除授雖京官磨勘選人改

秩奏薦門客恩科助教率皆命詞然有官列已崇而有  
司不舉者多出時相之意劉原甫掌外制以任顯落職  
不降誥詞曾奏陳以為非故事得旨即施行之已而劉  
元瑜王琪降官直以勅牒劉又言非朝廷賞罰訓誥必  
重之意今觀劉集有太平州文學袁嗣立改江州文學  
制云昔先王簡不帥教而不變者屏之裔土終身不齒  
若爾之行豈足顧哉然猶假以仕板徒之善郡不貲之  
恩也勉思自新無重其咎未幾嗣立又徙洪州制云爾  
項胃憲典遷之尋陽復以親嫌於法當避夫薄志節寡  
廉耻者固不可使處有嫌之地益徙豫章思自湔滌嗣

一微矣乃費兩誥讀此命書可知其人漫書之也  
發一笑

### 扁字二義

扁音薄與切唐韻二義其一曰扁署門戶其一曰姓也  
此外無它說案鴟冠子云五家為伍十伍為里四里為  
扁扁為之長十扁為鄉其上為縣為郡其不奉下令者  
以告扁長蓋如遂黨都保之稱諸書皆不載

### 娑羅樹

世俗多指言月中桂為娑羅樹不知所起案酉陽雜俎  
云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隨代而長外國僧見

曰此婆羅也元嘉中出一花如蓮唐天寶初安西進婆  
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拔汗那國有婆羅樹特為奇絕  
不徒凡草不止惡禽近來得樹枝二百莖以進予比得  
楚州淮陰縣唐開元十一年海州刺史李邕所作婆羅  
樹碑云非中夏物土所宜有者婆娑十畝蔚暎千人惡  
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深識者雖徘徊仰止而莫  
知真植博物者雖沈吟稱引而莫辯嘉名隨所方面頗  
證靈應東齊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截泰而秋  
有成嘗有三歲義淨還自西域齋戒瞻嘆於是邑宰張  
松篔請置述文建碑觀邕所言惡禽不集正與上說同

又有松質一書答邕云此土玉像曼及石龜一離淮陰  
百有餘載前後抗表尚不能稱賴公威德備聞所以還  
歸故里謹遵僧三人父老七人賁狀拜謝宣和中向子  
謹通淮陰見此樹今有二本方廣丈餘蓋非故物將穎  
叔云玉像石龜不知今安在然則婆羅之異世間無別  
種也吳興芮燁國器有從沈文伯乞婆羅樹碑古風一  
首云楚州淮陰婆羅樹霜露榮悴今何如能令草木死  
不朽當時為有北海書荒碑兩侵滋苔藓尚想墨本傳  
東吳正賦此也歐陽公有定力院七葉木詩云伊洛多  
佳木婆羅舊得名常於佛象見宜在月宮生如砌陰鋪

靜虛堂子落聲亦此樹耳所謂七葉者未詳

容齋四筆卷第七

容齋四筆卷第七十四則

天咫

黃魯直和王定國詩問蘇子由病卧績溪云湔被瘴霧  
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遠顏咫尺予案  
國語楚靈王築三城使子晉問范無宇不可王曰是知  
天咫安知民則常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陽  
雜俎有天咫篇黃詩蓋用此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  
酌翫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處戶之間容光能  
幾荻蒲之中江湖之渙一碧萬頃長空十里正祖述黃  
所用云

縣尉為少仙

隨筆載縣尉為少公子後得晏幾道叔原一帖與通  
少公者正用此也杜詩有野望因過常少仙一篇所謂  
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者蜀士注曰少仙應是言縣  
尉也縣尉謂之少府而梅福為尉有神仙之稱少仙二  
字尤為清雅與今俗呼為仙尉不侔矣

杜詩用受覺二字

杜詩所用受覺二字皆絕奇今據其受字云脩竹不受  
暑勿受外嫌猜其受二毛侵監河受貧乘輕燕受風斜  
鹿事不受相促迫野航恰受兩三人一雙白魚不受釣

雄姿未受伏櫪恩其覺字云已覺糟床注身覺言好社  
自覺成老醜更覺松竹幽日覺死生忙最覺潤龍鱗喜  
覺都城動更覺老隨人每覺昇元輔覺而行步尚覺  
王孫貴含悽覺汝賢哥煙覺遠庖詩成覺有神已覺披  
衣慣自覺酒須賒早覺仲容賢城地未覺嗟無人覺來  
往人才覺第優直覺巫山暮重覺在天邊行邊更覺仙  
深覺負平生秋覺追隨盡追隨不覺成魚腹覺自肥自  
覺坐能堅已覺良宵永更覺綠衣春已覺氣與嵩華敵  
未覺千金滿高價梅花欲開不自覺胡來不覺煙開臨  
自得隋珠覺夜明放箸未覺金盞空東歸貪路自覺難

更覺良工心獨苦始覺屏障生光輝不覺前賢長後生  
吏情更覺滄州遠我獨覺于神充實習池未覺風流盡  
用之雖多然每字命意不圓又難於千五百篇中盡  
讀之唯見其新工也若陳簡齋亦好用此二字未免類  
複者蓋只在數百篇內所以見其多如未受風作惡不  
受冰幾終不受折簡呼不受人指麾不受安危侵飽受  
今日關却扇受景風語聞受鐵轡坐受世改驅鹿柏不  
受寒可復受憂戚寧受此敗幸滔滔江受風坐受世福  
道清池不受暑平池受細雨窮村受春晚不受急景催  
肯受元規塵了不受繁梓意閑不受榮典辱獨自人間

不受寒枯木無知不受寒天馬何妨略受韃來禽花高  
不受折不受陰晴與寒暑長林巨木受軒輊未覺懶相  
先未覺壯心休未覺身淹留未覺墉陰遲未覺欠孟嘉  
未覺有等倫未覺風來遲未覺經旬久欲往還覺非獨  
覺賦詩難稍覺夜月添菰蒲覺風入未覺此計非高處  
覺眼新意定覺景多未覺徐娘老未覺有榮辱未覺飢  
腸虛未覺平生與願違村空更覺水潺湲眼中微覺欠  
扁舟居夷更覺中原好便覺杯觴耐薄寒牆頭花走覺  
風開可謂多矣蓋喜用其字自不知下筆所著也

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  
見江南。荆公題西太一宮六言首篇也。今臨川刻本以  
揚柳為柳葉。其意欲與荷花為切對。而語句遂不佳。此  
猶未足。間至政三十六陂春水為三十六宮煙水。則極  
可笑。公本意以在京華中。故想見江南景物。何預於宮  
禁哉。不學者妄意塗竄。殊為害也。彼蓋以太一宮為禁  
是離宮耳。

由與猶同

新唐書潘鎮傳序云。其人自視由。羗狄然。據字義。由當  
為猶。故吳縝作唐書音訓。有糾繆一篇。正指其失。彼元  
不深究。孟子也。文惠項與子作。唐書補遺。嘗駁其說。予  
作文每用之。輒為人所疑。問今為詳載於此。如以齊王  
由反手也。由弓人而恥為弓王。由足用為善。是白惡。醉  
而強酒。由已溺之由。已飢之由。射於百步之外。見且由  
不得。承其義。皆然。蓋由與猶通用也。

人焉廋哉

孔子論人之善惡。始之曰。視其所以。繼之以觀其所由。  
察其所安。然後重言之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蓋以上  
之三語詳察之也。而孟氏一斷以眸子。其言曰。存乎人  
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

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說者謂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曾中正則神精而  
明不正則神散而昏心之所發弁比而觀之則人之邪  
正不可隱矣言猶可以偏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孔聖  
既已發之於前孟子知言之要續為之說故簡亮如此  
舊見王季明云太學士子嘗戲作一論其略曰知人焉  
廋哉之義然後知人焉廋哉之義知人焉廋哉人焉廋  
哉之義然後知人焉廋哉之義孔子所云人焉廋哉人  
焉廋哉者詳言之也孟子所云人焉廋哉者略言之  
也孔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即孟子之所謂

人焉廋哉也孟子之所謂人焉廋哉即孔子之所謂人  
焉廋哉人焉廋哉也繼又疊三語為一云夫人焉廋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雖曰不同而其所以為人焉廋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未始不同演而成數百字可資一  
笑亦幾於侮聖言矣

久而俱化

天生萬物久而與之俱化固其理焉無間於有情無情  
有知無知也子得雙鴈於禰人鄭伯庸純白色極馴擾  
可說實之雲壑不遠飛翔未幾墮其一其一塊獨無傳  
因念白鶴正同色又性亦相類乃取一隻與同處始也

兩下不相賓接見則東西分背雖一盆飼穀不肯並啜  
如是五日漸復相就踰旬之後怡然同群但形體有大  
小而色澤飛鳴則一夕之鴈不自知其為鴈鵝不自知  
其為鵝宛如同巢而生者與之俱化於是驗焉今人呼  
鵝為野鴈或稱家鴈其褐色者為鴈鵝之最大者曰  
天鵝唐太宗時吐蕃祿東贊上書以謂聖功遠被雖鴈  
飛于天無是之速鵝猶鴈也遂鑄金為鵝以獻蓋二禽  
一種也

黃文江賦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為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

徐寅諸人是也黃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明皇回駕  
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  
認朱臉之啼痕裊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  
比翼不如於飛鳥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顏愴恨  
覺紅袖以難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成波已  
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却經過於此地九泉隔越幾悽  
惻於平生景陽井云理殊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車馭  
朽攀素纆以胡顏青桐有限也從零落於秋風碧浪無  
情寧解傳流於夜壑荒涼四面花朝而不見朱顏滴瀝  
千尋雨夜而空啼碧溜莫可追尋玉樹之歌聲邈矣最

堪惆悵金華。一四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緲。欺樹裏  
之春風。銀焰焚煌。却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百卉之  
春紅。愁寄飛雲。鏤四天之暮碧。遺堵塵空。幾踐群遊之  
鹿。滄洲月在。寧銷怒濁之瀉。陳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為  
無雨之期。空懸夢寐。終自凌雲之裂。能致煙霄。秋色云  
空。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白  
日上。界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分論功。晝夜姮娥  
之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研確有精緻。若夫格律之  
卑。則自當時體如此耳。

○沈季長進言

沈季長元豐中為崇政殿說書。考開封進士。既罷入見  
神宗。曰。論不以智治國。誰為此者。對曰。季長所為。上曰。  
聞定意識。朕季長曰。定事陛下。有年頃者。御史言定乃  
人倫所棄。陛下力排羣議而定。始得為人。如初。繼又謹  
用不次定。雖懷利尚當知恩。臣以此政謂無譏。陛下意  
詩存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書曰。小人怨汝。詈  
汝。則皇自敬德。陛下自視。豈任智者不知何自懷疑。乃  
信此為譏也。上曰。卿言甚善。朕今已釋然矣。卿長者乃  
喜為人辯。對曰。臣非為人辯。乃為陛下辯。諸耳。它  
日上語及前代君臣。因曰。漢武帝學神仙不死之術。卿

曉其意否此乃貪生以固位耳故其晚年舉措謬戾禍貽骨肉幾覆宗社且人主固位其禍猶爾則為人臣而固位者其患亦何所不至故朕每患天下之士能輕爵祿者少季長曰士而輕爵祿為士言之則可為國言之則非福也人主有尊德樂道之志士皆以不得爵祿為恥寧有輕爵祿者哉至於言遠諫拂士有去志故有爵祿為輕上曰誠如卿言案季長雖嘗至脩起居注其後但終於庶僚史不立傳王和甫錄其墓載此兩論予在史院時未之見也其子銖為侍從恨不獲附見之故表出於是

繁過渠

國語魯叔孫穆子曰金奏肆夏繁過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常昭注曰繁過渠肆夏之三也禮有九夏皆篇名贈雖曉其義而不詳釋案周禮春官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鄭氏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過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過執競也渠思文也又曰繁多也過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子謂此說亦近於鑿

替戾岡

坡公游鶴林招隱有岡字韻詩凡作六首最後云昔  
借一吾何敢切勿搏前替戾岡小兒問三字所出案  
書佛圖澄傳澄能聽鈴音以知吉凶往投石勒及劉曜  
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  
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  
支單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  
單出捉得曜也勒遂擒曜坡公正此云

文潞公平章重事

文潞公元豐六年以太師致仕時七十八歲矣後二年  
哲宗即位 太皇太后垂簾同聽政用司馬公為門

下侍郎公奏乞召潞公置之百寮之首以鎮安四海  
后遣中使梁惟簡宣諭曰彥博名位已重又得人心今  
天子幼冲恐其有震主之威且於輔相中無處安排又  
已致仕難為復起公當時以新入不敢復言元祐元年  
三月公拜左僕射乃再上奏曰書曰人惟求舊蓋以其  
歷年之多也彥博沉敏有謀略知國家治體能斷大事  
自 仁宗以來出將入相功效顯著天下所共知年  
踰八十精力尚強臣初曾奏陳尋蒙宣諭切惟彥博言  
生爾年逼桑榆富貴已極夫復何求非有兵權死黨  
可畏懼也假授為相一旦欲罷之止煩召一學士授以

詞頭白麻既出則一疋夫爾何難制之有震上之威防  
慮太過若依今官制用之為相以太師兼侍中行左僕  
射有何不可儻不欲以劇務煩老臣則凡常程文書只  
委右僕射以下簽書發遣惟事有難決者方就彥博咨  
稟自古致仕復起蓋非壹人彥博今年八十一不過得  
其數年之力願急用之臣但以門下侍郎助彥博恐亦  
時有小補今不以彥博首相而以臣處之是猶捨驥驥  
而策騫駘也切為朝廷惜之若以除臣左僕射難為無  
故以他人易之則臣欲露表舉其自代奏入不許給事  
中范純仁亦勸乞旨致留為師臣未幾右僕射韓縝求

去后始賜司馬公家詔欲除彥博兼侍中行右僕射事  
其合行恩禮令相度條具公以名體未正不敢居其上  
乞以行左僕射自守右僕射詔曰使彥博居卿上非予  
所以待卿之意卿更思之公執奏言臣為京官時彥博  
已為宰相今使彥博列位在下非所以正大倫也於是  
召赴闕既而御史中丞劉摯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  
覲俱上言彥博春秋高不可為三省長官司馬公又言  
若今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以尊者成矣四月  
遂下制如公言 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人 朝因  
至都堂與執政商量事朝廷有大政令即與輔臣共議

潞公此命可謂鄭重費力蓋本不出於主意也然若位  
越五年屢謝病乃得歸竟坐此貽紹聖之貶

### 考課之法廢

唐制尚書考功掌內外文武官吏之考課九應考之官  
家共錄當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長官對衆讀議其  
優劣定為九等考第然後送省別敕定京官位望高者  
二人一校京官考一校外官考又定給事中中書舍人  
各一人一監京官考一監外官考即中判京官考員外  
郎判外官考凡考課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一最以上  
有四善為上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有二

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為上下其未至於居官諂詐貪濁  
有狀為下下外州則司錄錄事參軍主之各據之以為  
黜陟國朝此法尚存慶曆皇祐間黃亞夫庶佐一府三  
州幕其集所載考詞十四篇黃司理者曰治訐獄歲再  
周矣論其罪棄市者五十四流若徒三百十有四杖百  
八十六皆得其情無有冤隱不伸非才也其孰能其考  
可書中舞陽尉者曰舞陽大約地廣宅盜往往囊橐於  
其間居一歲為竊與強者凡十一前件官捕得之其亡  
者一而已矣非才焉固不能可書中法曹劉昭遠者曰  
法者禮之防也其用之以當人情為得刻者為之則拘

而少恩前件官以通經舉進士始緣於此若老於爲法者每抱具獄必傳之經義然後處固無一不當其情其考可書中它者類此不知其制廢於何時今但付之士案吏據定式書於印緋比者又令郡守定縣令臧否高下人亦不知所從出若使稍復舊貫似爲得宜雖未必人人盡公得實然思過半矣

### 小官受俸

沈存中筆談書國初時州縣之小官俸入至薄故有五貫九百六十俸省錢且作足錢用之語黃亞夫皇祐間自序其所爲伐檀集云歷佐一府三州皆爲從事踰十

年郡之政巨細無不具大抵止於簿書獄訟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効於君補於國資於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見然月廩於官粟麥常兩斛錢常七千問其所爲乃一常人皆可不免而能茲素餐昭矣遂以伐檀名其集且識其愧予謂今之仕宦雖主簿尉蓋或十八倍於此然常有不足之歎若兩斛七千祇可祿一書吏小校耳豈非風俗日趨於浮靡人用日以汰物價日以滋致於不能贍足乎亞夫之立志如此真可重也山谷先生乃其子云

卷八十七

庫路員

新唐書地理志襄州土貢漆器庫路員二品十乘花文  
五乘庫路員者漆器名也然其義不可曉元豐九域志  
云貢漆器二十事是已于頓傳頓為襄陽節度初襄有  
漆器天下以為法至頓驕蹇故方帥不法者稱為襄樣  
即度舊唐書職官至武德七年改齊王下領三衛及庫  
貢驅陞貢並為統軍疑是周隋間西邊方言也記白樂  
天集曾有一說而未之見

得意失意詩



舊傳有詩四句誦誇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鄉見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事者續以失意四句曰寡婦剪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恩宮女面下第舉人心此二詩可喜可悲之狀極矣

伏監盧尹

文潞公畱守西京年七十七為耆英會凡十有二人時常韓公年七十九最長至於太中大夫張問年七十雅司馬公方六十四歲用伏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或問伏盧之說乃見唐白樂天集今所謂九老圖者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御卿吉 八十六龍武長史鄭

據八十四磁州刺史劉嘉侍御史盧正皆八十一其年皆在元豐諸公之上永州刺史張渾刑部尚書白居易皆七十四時會昌五年白公序云六賢皆多年壽子亦次焉秘書監狄兼謩河南尹盧正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故溫公紀韓公至張昌言而自不書今上文夫皆熟知此事姑志伏盧二賢以示凡輩但唐兩盧正本字和而又同會疑文字或誤云

項韓兵書

漢成帝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其權謀中有韓信三篇形勢中有項王一篇前後藝文志載之且云漢興張

良翰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  
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項籍雖不得其死而遺書可  
傳於後者漢世不廢今不復可見矣

### 承天塔記

黃魯直初謫戎涪旣得歸而湖北轉運判官陳舉以特  
相趙清憲與之有小怨訐其所作荆南承天塔記以為  
幸災遂除名羈管宜州竟卒於彼今豫章集不載其文  
蓋謂因之兆禍故不忍著錄其曾孫營續編別集始得  
見之大略云余得罪竄黔中道出江陵寓承天禪院住  
持僧智珠方微舊浮圖於地而囑曰余成功之後願乞

文記之後六年蒙恩東歸則七級巋然已立於是作記  
其後云儒者嘗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之產實生  
民穀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然自省事以來觀天下財  
力屈竭之端國家息大軍旅勸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  
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  
力所能勝者邪其語不過如是初無幸災夙剋之意乃  
至於遠斥以死寃哉

### 穆護歌

郭茂倩編次樂府詩穆護歌一篇引歷代歌辭曰曲犯  
角其語曰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當驛路寄與

隴頭人黃魯直題牧護歌後云予嘗問人此歌昔不能  
說牧護之義昔在巴楚間六年問諸道人亦莫能說他  
日舡宿雲安野次會其人祭神罷而飲福坐客更起舞  
而歌木瓠其詞有云聽說商人木瓠四海五湖曾去中  
有數十句皆叙賈人之樂末云一言為報諸人倒盡百  
觥歸去繼有楚人起舞皆陳述已事而始末略同問其  
所以為木瓠蓋剝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為歌舞之節耳  
乃悟穆護蓋木瓠也據此說則茂倩所序為不知本原  
云且四句律詩如何便差排為犯角曲殊無意義

省試取人數

累舉省試鎖院至開院限以一月如未訖事則伸展亦  
不過十日所奏名以十四人取一為定數不知此制起  
於何年黃魯直以元祐三年為貢院參詳官有書帖一  
緋云正月乙丑鎖大學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二  
人三月戊申具奏進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  
九人半取一人視今日為不侔也此帖載於別集

通印子魚

魚通印之語本出於王荊公送張兵部知福州詩長魚  
姐上通三印之句蓋以福州瀕海多魚其大如此初不  
指言為子魚也東坡始以通印子魚對披絲黃雀乃借

于字與黃字為假對耳山谷所云于魚通印蟻破山蓋承而用之陳正敏遜齋閑覽云其地有通應廟廟前港中于魚最佳王初寮詩通應于魚鹽透白正采其說鄙人曠處權云興化子魚去城五十里地名迎仙者為上所產之處土人謂之子魚潭而已初無通應港之名有大神祠賜額曰顯應乃遜齋所指之廟者亦非通應也潭傍又有小祠一間卑陋之甚農家以祀田神好事秋實遜齋之說遂粉剝一篇妄標曰通應廟側題五小字曰元祐某年立此尤可笑且用神廟封額以名土物它處未嘗有也

### 壽亭侯印

荊門玉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于潭府以為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之廟中南雄守黃笈見臨川興聖院僧惠通印圖形為作記而復州寶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於三門大樹下土中深四尺餘得此印其環背背俱有文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今留於左藏庫邵州守黃沃叔啓慶元二年復買一鈕於郡人張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謂皆非黃漢物且漢壽乃亭名既以

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其大比它漢印幾倍之間嘉興  
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  
受封當即刻印不應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後人為之  
以奉廟祭其數必多今流落人間者尚如此也予為黃  
叔啓作辨跋一篇見贅藁

### 茸附治疽漏

時康祖痛心痔二十一年用聖惠方治腰痛者鹿茸附子  
服之月餘而愈夷堅已志書其事予每與醫言輒云癰  
疽之發蘊熱之極也烏有翻使熱藥之理福州醫郭晉  
卿云脉陷則害漏陷者冷也然氣血温煖則漏自止正  
用得茸附案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陷脉為癢會連  
肉腠。注云陷脉謂寒氣陷缺其脉也積寒留舍經血稽  
凝久瘀內攻結於肉裏故發為瘍瘻肉腠相連此說可  
謂明白故復記於此庶幾或有助於瘍醫云

### 莆田荔枝

莆田荔枝名品皆出天成雖以其核種之終與其本不  
相類宋香之後無宋香所存者孫枝爾陳紫之後無陳  
紫過墻則為小陳紫矣筆談謂焦核荔子土人能為之  
取本木去其大根火燔令焦復植於土以石壓之令勿  
生旁枝其核自小里人謂不然此菓形狀態百出不

可以理求或似龍牙或類鳳爪欽頭紅之可簪綠珠子  
之旁綴是豈人力所能加哉初方氏有樹結實數千顆  
欲重其名以一百顆遺蔡忠惠公給以常歲所產止此  
公爲目之曰方家紅著之於譜印證其妄自後華實雖  
極繁茂逮至成熟所存者未嘗越二百遂成語識此段  
已載遼齋閑覽中郡士黃處權復志其詳如此

### 雙陸不勝

新唐書狄仁傑傳武后召問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  
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  
者以儆陛下乎於是召還廬陵王舊史不載資治通鑑

但書鸚鵡折翼一事而考異云雙陸之說世傳狄梁公  
傳有之以爲李邕所作而其辭多鄙誕疑非本書故點  
不取藝文志有李燮大唐說纂四卷今罕得其書子家  
有之凡所紀事率不過數十字極爲簡要新史大抵采  
用之其忠節一門曰武后問石泉公王方慶曰朕夜夢  
雙陸不勝何也曰蓋謂宮中無子意者恐有神靈儆夫  
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廬陵王復其儲位  
俾石泉公爲宮相以輔翊之然則新史兼采二李之說  
而爲狄爲王莫能辨也通鑑去之似爲可惜

### 華元入楚師

左傳楚莊王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  
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子反懼與之盟而退三十里杜注  
曰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  
者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予案  
前三年晉楚邲之戰隨武子稱楚之善曰軍行右轅左  
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  
備大抵言其備豫之固今使敵人能入上將之幕而登  
其牀則刺客幾人何施不得雖至於王所可也豈所謂  
軍制乎疑不然也公羊傳云楚使子反乘堙而闚宋城  
宋華元跡乘堙而出見之其說比左氏為有理

公羊用疊語

公羊傳書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事幾四百字其構  
司馬子反者八又再曰將去而歸爾然後而歸爾臣請  
歸爾吾亦從子而歸爾又三書軍有七日之糧爾凡五  
用爾字然不覺其煩

文書誤一字

文書一字之誤有絕係利害者予親經其三焉至今思  
之猶為汗下乾道二年冬蒙恩召還過三衢郡守何德  
輔問奏對用幾劄因出草藁示之其一乞獨減鄱陽歲  
貢誕節金十兩事言此貢不知起於何時或云

藝

祖初下江南郡庫適有金守臣取以獻長春節遂為故  
事誤書長春為萬春乃金主褒節名也德輔讀之指以  
相告子悚然面發赤亟改之三年以侍講講毛詩作發  
題引孔子於論語中說詩處云不學詩無以言誤書言  
為立已寫進讀正本經進吏袁顯忠曰恐是言字予愧  
謝之淳熙十三年在翰苑作賜安南國曆日詔云茲履  
夏正華頒漢朔書夏正為周正院吏以呈宰執周益公  
見而摘其誤吏還以告蓋以順意同一時不自覺也

歷代史本末

古者世有史官其著見於今則自堯舜二典始周之諸

後本有國史孔子曰魯史有春秋其法為之得  
志宋志晉書太史公漢書此其事也凡諸史等類其為  
國語漢司馬談自以其先周室之史其述黃帝  
其子遷紂金鑽石室之書曰羅天下之史舊聞述黃帝  
以來至堯舜狩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變編年之體  
為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  
篇而十篇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  
三王世家龜策曰昔列傳張晏以為言辭鄙陋今雜於  
書中而藝文志有馮商續太史公七篇則泯沒不見司  
馬之書既出後世雖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規制班彪固

父子以為漢紹堯運建帝業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  
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故採纂前紀綴  
輯舊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於王莽之誅大抵仍司  
馬氏第更八書為十志而無世家凡百卷固死其書未  
能全文第昭續成之是為前漢書荀悅漢紀則續所論  
著者也後漢之事初命儒臣著述於東觀謂之漢紀其  
後有袁宏紀張璠薛瑩謝承華嶠袁崧劉義慶謝沈  
皆有書宋范曄刪采為十紀八十列傳是為後漢書而  
張璠以下諸家盡廢其志則劉昭所補也三國雜史至  
多有王洙魏書元行沖魏典魚豢典略張勃吳錄常昭

其書孫盛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丘悅三國典略員  
半千三國春秋虞溥江表傳今雅以陳壽書為定是為  
三國志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孫綽于寶  
諸家唐太宗詔房喬褚遂良等脩定為百三十卷以四  
論太宗所作故摠名之曰御撰是為晉書至今用之南  
北兩朝各四代而僭偽之國十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  
嚴王智深顧野王魏澹張大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傳  
今之存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陳書魏收  
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鄭公隋書其它  
國則有和包漢趙紀田融趙石記范亨燕書王景暉南

燕錄高閑燕志劉昫涼書裴景仁秦紀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武敏之二十國春秋李大師延壽父子悉取為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是為南北史唐自高祖至于武宗有實錄後唐修為書劉煦所上者是已而猥釀無統國朝慶曆中後詔刊脩歷十七年而成歐陽文忠公主紀表志宋景文公主傳今行於世梁唐晉漢周謂之五代國初監脩國史薛若正提舉上之其後歐陽文忠為新書故唐書五代史各有舊新之目凡十七代本末如此稚兒數以為閒故詳記之

賢者一言解疑譜

賢者以單詞片言為人釋謗解患卓卓可書者予得兩事焉秦氏當國時先忠宣公鄭亨仲資政胡明仲侍郎朱新仲舍人皆在謫籍分置廣東方務德為經略帥待之盡禮秦對一客言曰方滋在廣部凡得罪於朝廷者必加意護結得非欲為異日地乎客曰非公相有云不敢輒言方滋之為人天性長者凡於人唯以周旋為志非獨於遷客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却是箇周旋底人其疑遂釋當時使一儉巧者承其問微肆一語方必得罪而諸公不得安迹矣言之者可謂大君子當求之

古人中嚴陵王大卞赴曲江守過南安謁張先生子韶  
從容言大卞頃在檢院以羅彥濟中丞章去國其後彥  
濟自吏書出守嚴遂遷避于蘭溪彥濟到郡遣書相邀  
曰與君有同年之契何為爾不得已復還既見密語云  
前此臺評乃朱新仲所作託造物之意以相授一時失  
於審思至今為悔此事既往今適守韶而朱在彼邂逅  
有弗愜為之柰何張揣其必將修怨即云國光為君子  
為小人皆在此舉王悚然曰謹受教至則降意彌縫終  
二年不見分毫形迹蓋本自相善也予曩侍張公坐聞  
其言故追紀之

容齋四筆卷第八

容齋五筆

十五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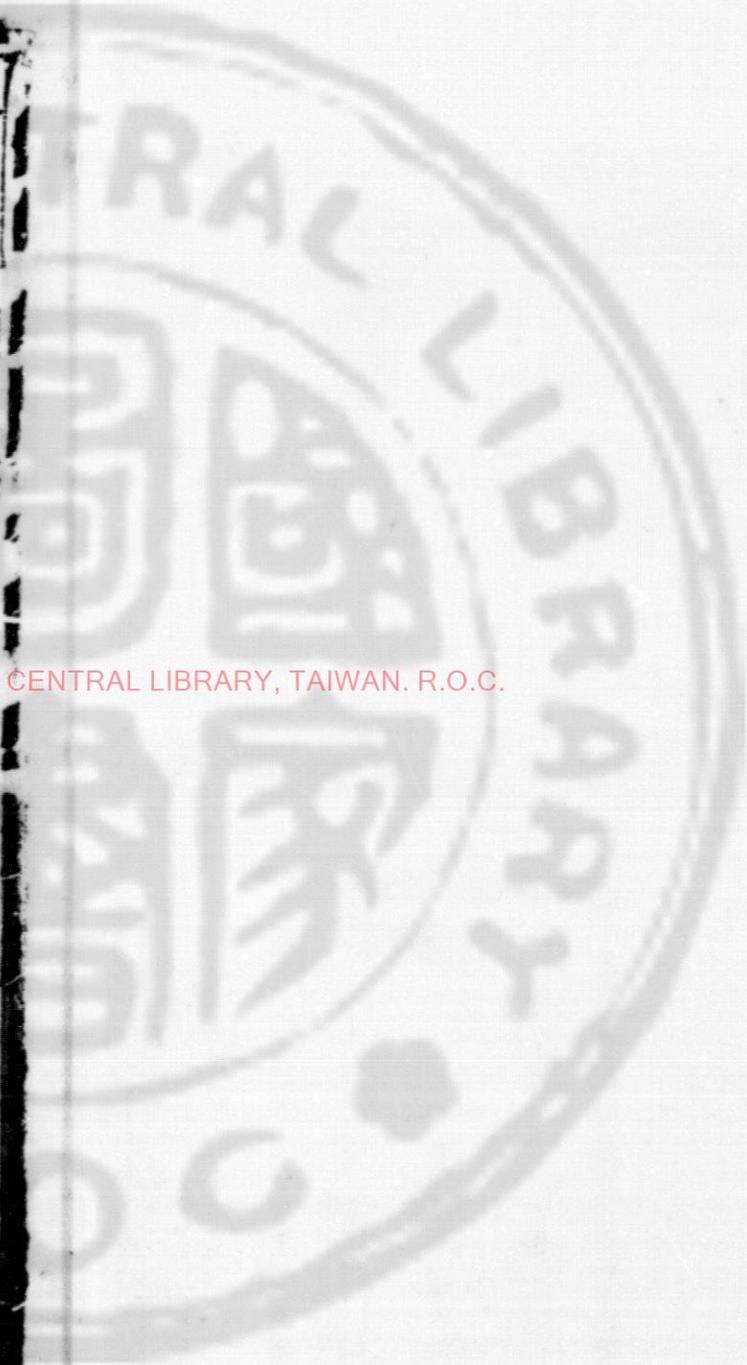
丙子

容齋四筆卷第九十六

蔣魏公逸史

蔣魏公逸史

蔣魏公逸史二十卷穎叔所著也多紀當時典章文物  
 云舊有數百冊兵火間盡失之其曾孫希始擣撰遺書  
 而成此書將以奏御以其副上之太史且被行之傳之  
 天下後世既而不果蔣公在熙寧元祐崇寧時名為博  
 聞強識然聞其論述頗有丁議恨不及丞相在日與之  
 言其一云行守試視其官品之高下除者必帶本官呂  
 晦叔除守司空而不帶金紫光祿大夫者此翰林之失  
 也既不带官不當著守字故晦叔辨之遂去守字為三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司空議者謂超過特進東宮三太儀同矣予謂行守試必帶正官固也然自改官制以後既為司空自不慮後帶階官呂從金紫遷只是超特進一級耳東宮三太何嘗以為宰相官儀同又係使相也呂亦無白蟬之說其二云文潞公既為真太師矣其罷也乃加守自潞公快快諸公欲為去之議者謂非典故潞公之意止欲以真太師致仕耳諸公曰如此可乎曰不可為真太師則在宰相之上竟不去守字但出劄子令罷去之案潞公本以開封儀同三司守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入為平章軍國重事故繫銜尺云太師及再致仕悉遷舊稱當時

有旨於制詞內除去守字以當正任太師也所謂劄子權去恐或不然其三云舊制執政雙轉謂自工部侍郎轉刑部刑部轉兵部兵部轉工部尚書惟宰相對轉工部侍郎直轉工書比執政三遷也予考舊制執政轉官與學士等六侍郎則升兩曹以工禮刑戶兵吏為叙至兵侍者轉右丞至吏侍者轉左丞皆轉工書然後細遷今言兵侍郎轉工書非也宰相為侍郎者升三曹為尚書者雙轉如工侍轉戶侍禮侍轉兵侍若係戶侍當改二丞而宰相故事不歷丞故直遷尚書今言工侍對轉工書非也其四云揚察為翰林學士一夜當三制劉沆

以參知政事富弼以宣徽使皆除宰相宣徽在參政下則富當在劉下乃誤以居上人皆不覺誤矣惟學士李淑知之揚言其事遂貼麻改之于考國史至和元年八月劉沆以參知政事拜集賢相二年六月以忠武軍節度使知求與軍文彥博爲昭文相位第一劉沆遷史館相位第二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爲集賢相位第三其夕三制是已而劉先一年已在相位初無失誤貼改之說其五云有四儀同一曰開府儀同三司二曰儀同三司三曰左儀同三司四曰右儀同三司案自漢鄧騭始爲儀同三司魏晉以降但有開府儀同三司之目周

隋又增上字爲一階又改儀同三司爲儀同大將軍又有關府上開府儀同上儀同班列益早未嘗有左右之稱也後進不當輒議前輩因孫偃有問書以示之

沈慶之曹景宗詩

宋孝武嘗令群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每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過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並稱其辭意之美梁曹景宗破魏軍還振旅凱入武帝宴飲聯句令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

平啓求賦詩帝曰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技何必止在一  
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時諠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  
便操筆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人  
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子謂沈曾  
二公未必能辨此疑好事者為之然正可為一佳對曰  
辭榮聖世何愧子房借問路人何如去病若全用後兩  
句亦自的切

### 藍尾酒

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椀膠牙饅又云  
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歲盡後推藍尾酒

春盤先勸膠牙饅荆楚歲時記云膠牙者取其堅固如  
膠也而藍尾之義殊不可曉阿東記載申屠澄與路傍  
茅舍中老父姬及處女環火而坐姬自外挈酒壺至曰  
以君冒寒且進一盃澄因揖避曰始自主人翁即巡澄  
當婪尾盖以藍為婪當婪尾者謂最在後飲也葉少蘊  
石林燕語曰唐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多作唼出於侯  
白酒律謂酒巡匝末坐者連飲三盃為藍尾盖末坐連  
酒行到常逢故連飲以慰之以唼為貪婪之意或謂唼  
為煉如鐵入火貴其出色此尤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  
此義葉之說如此予謂不然白公三盃之句只為酒之

巡數耳安有連飲者哉侯白滑稽之語見於啓顏錄唐  
藝文志白有啓顏錄十一卷雜語五卷不聞有酒律之  
書也蘇鶚續義亦有其說

### 歐陽公辭官

歐陽公自亳州除兵部尚書知青州辭免至四云恩典  
超優遷轉頗數臣近自去春由吏部侍郎轉左丞未踰  
兩月又超轉三資除刑部尚書今纔踰歲又超轉兩資  
尚書六曹一版之間超轉其五累降詔不從其請此是  
熙寧元年未改官制時今人多不能曉蓋昔者左右丞  
在尚書下所謂左丞超三資除刑書者謂歷工禮乃至  
刑也下云又超兩資者謂歷戶部乃至兵也其上唯有  
吏部故言尚書六曹超轉其五云

### 南北語音不同

南北語音之異至於不能相通故器物花木之屬雖入  
所常用固有不識者如毛鄭釋詩以梅爲柝竹爲王芻  
萋爲翹翹之草是已顏師古注漢書亦然淮南王安諫  
武帝伐越書曰輿輶而踰領服虔曰輶音橋謂隘道輿  
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項昭曰陵  
絕水曰輶音旗廟反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  
此直言以輶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旗廟之音無所依

據又武帝紀戈船將軍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  
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瓚曰伍子胥嘗  
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師古曰以樓船之例  
言之則非爲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禦蛟龍水  
蟲之害張說近之二說皆爲三劉所破云今南方竹與  
正作旗廟音項亦未爲全非顏乃西北人隨其方言遂  
音橋又云船下安戈戟旣難厝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  
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北人不知行船項說是也  
予謂項音橋字是也而云陵絕水則謬故劉公以爲未  
可全非張晏云越人於水中負船亦可矣

南舟北帳

頃在豫章遇一遼州僧於上藍與之閑談曰南人不信  
北方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南人有萬斛之舟蓋土俗  
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  
信有木大如魚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吳  
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羣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  
碩船遼僧之談合於此

魏冉罪人

自漢以來說者謂秦之亡由商鞅李斯鞅更變法令使  
民不見德斯焚燒詩書欲人不知古其事固然予觀秦

所以得罪於天下後世皆自挾詐失信故耳其始也以商於六百里啖楚絕齊繼約楚懷王入武關辱為藩臣竟留之至死及其喪婦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未及百年三戶亡秦之語遂驗而為此謀者張儀魏冉也儀之惡不待言而冉之計頗隱故不為士君子所誅當秦武王薨諸弟爭立唯冉力能立昭王冉者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昭王少太后自治事任冉為政威震秦國才六年而詐留楚王又怒其立太子復取十六城是時王不過十餘歲為此者必冉也後冉為范雎所間而廢逐司馬公以為冉援立昭王除其災害使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彊大者冉之功也蓋公不細考之云又嘗請趙王會澠池處心積慮亦與詐楚同類隨相如折之是以無所成不然與楚等耳辭區區匹夫之見徒能為秦一時之功而貽秦不義不信之名萬世不滅者冉之罪誠大矣

### 辨秦少游義倡

夷堅已志載潭州義倡事謂秦少游南遷過潭與之往來後倡竟為秦死常州教授鍾將之得其說於李結次山為作傳予反復思之定無此事當時失於審訂然悔之不及矣秦將赴杭倅時有妾邊朝華既而以妨其事

道割愛去之未幾罹黨禍豈復眷戀一倡女哉予記  
史所書溫益知潭州嘗紹聖中逐臣在其巡內若范  
宣劉仲馮韓川原伯呂希純子進呂陶元鈞皆為所侵  
困鄒公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即時遣州都監將數  
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去幾於覆舟以是觀  
之豈肯容少游款晤累日此不待辯而明已忘之矣著  
矣

姓源韻譜

姓氏之書大抵多謬誤如唐正觀氏族志今已亡其本  
元和姓纂誕妄最多國朝所脩姓源譜又大為可笑姑  
以洪氏一項考之云五代時有洪昌洪杲皆為參知政  
事予案二人乃五代南漢僭主劉龔之子及晟嗣位用  
為知政事其兄弟本連弘字以本朝國諱故五代史追  
改之元非姓洪氏也此與洪慶善序丹陽弘氏云有弘  
憲者元和四年嘗跋輞川圖不知弘憲乃李吉甫之字  
耳其誤正同三筆已載此說

譽人過實

稱譽人過實最為作文章者之疵病班孟堅尚不能免  
如薦謝夷吾一書予蓋論之於三筆矣柳子厚復杜溫  
夫書云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

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  
令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  
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  
胷中擾擾焉多周孔哉是時劉夢得在連韓退之在潮  
故子厚云然此文人人能誦然今之好爲諛者固自若  
也予表出之以爲子孫戒張說賀魏元忠衣紫曰公居  
伊周之任即爲二張所讒幾於隕命此但形於語言之  
間耳

### 作文句法

作文旨意句法固有規倣前人而音節鏘亮不嫌於同  
者如前漢書贊云堅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  
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諧胥夫善喪李園進妹春申斃  
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廕死  
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新唐書効之云三  
宰彌凶北奔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  
郾倒持李宗覆劉夢得因論倣舟篇云越子滕行吳君  
忽晉宣尸居魏臣息白公厲劔子西嚙李園養士春申  
易亦効班史語也然其模範本自荀子成相篇

### 書簡循習

近代士人相承於書及語言優涉奇猥雖有賢識不能

自改如小簡開委自言所在必求新異之名予守贛時  
屬縣與國宰詒書云激水有驅策乞跡下激水者彼邑  
一水耳郡中未嘗知此不足以為工當言下邑屬邑足  
矣為縣丞者無不采藍田壁記語云負丞某處我松無  
補涉筆至之皆厭爛陳言曰至緝丞曰藍田殊為可笑初  
赴州郡與人書必言前政頽靡倉庫匱乏未知所以善  
後必習一律正使真如所陳讀者亦不之信予到當塗  
日譚執政書云郡雖小而事簡庫錢倉粟自可技搆得  
坐牖道院誠為至幸周益公答云從前得外郡太守書  
未有不以窘冗為詞獨創見來臧如此益覺其與它異  
也此兩者皆徂熟成俗故紀述以戒子弟輩

健訟之誤

破句讀書之誤根著于人殆不可復正在易象之下先  
釋卦義然後承以本名者凡八卦蒙卦曰蒙山下有險  
險而止蒙以止字為句絕乃及於蒙始係以蒙亨以亨  
行訟卦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以健字為句絕乃及  
於訟始係以訟有孚豫卦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隨卦  
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蠱卦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恒  
卦巽而動剛柔皆應恒解卦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井卦巽乎水而上水井皆是卦名之上為句絕而童蒙

入學之初其師點句輒混於上遂以健訟相連此下說  
隋二字尚為有說若止蒙動豫之類將如之何凡謂頑  
民好訟者曰羸訟曰終訟可也黃魯直江西道院賦云  
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為能夠獨不羸於訟是已同人卦  
柔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據其文  
義正與諸卦同但多下一曰字王弼以為乾之所行故  
特曰同人曰程伊川以為衍三字恐不然也

用史語之失

今之牽引史語者亦未免有失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  
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遂言秦漢之間事帝稱

善言詩古云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予謂不欲使為甚高  
難行之論故令少卑之爾而今之語者直以言議不足  
采為無甚高論又文帝問上林令禽獸簿不能對虎園  
畜夫從旁代對帝曰吏不當如此邪薛廣德諫元帝御  
樓船曰宜從橋且有血汗車輪之訐張猛曰乘船危就  
橋安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謂諫爭之言當如猛  
之詳嫉也案兩帝之語皆是褒嘉之詞猶云獨不當如  
是乎今乃指人引喻非理或直述其私曰曉人不當如  
是又韓公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詩云鄴侯家多書插  
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為人強記覽過眼

不再讀偉哉群聖人磊落載其腹鄴侯蓋謂李繁時為  
隨州刺史藏書既多且記性警敏故籤軸嚴整如是耳  
今人或指言雖名為收書而未嘗過目者輒曰新若手  
未觸亦非也

文字書簡謹目

作文字紀月日當以實言若拘拘然必以節序則為牽  
強乃似麻沙書訪桃源居士輩所跋耳至於往還書問  
不可不繫日而性率者一切不書予有婿生子遺報云  
今日巳時得一子更不知為何時或又失之好奇外烟  
孫彞臣每致書必題其後曰某節至云小暑前一日  
蠶前兩日之類文惠公常笑云看孫彞臣書須著置歷  
日於案上蓋自元正人日三元上巳中秋端午七夕重  
九除夕外雖寒食冬至亦當謹識之况於小小氣候後  
生宜戒

更衣

雅志堂後小室名之曰更衣以為如賓憇息地稚子數  
請所出因錄班史語示之灌夫傳坐乃起更衣顏注更  
改也凡夕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田延年起  
至更衣顏注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衛皇后傳帝起  
更衣于夫侍尚衣

容齋四筆卷第六

容齋四筆卷第六  
過所

統衛禁律云不應度關而給過所若冒名請過所而  
度者又云以過所與人又關津疏議關謂判過所之處  
津在度人不判過所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  
傳傳轉也轉移所在識以為信漢文帝十二年除關無  
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兩行書繒帛分持其  
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位之傳也魏志倉慈為敦煌太  
守西域雜胡欲詣洛者為封過所廷尉決事曰廣平趙  
禮詣維治病門人齎過所詣洛陽責禮冒名渡津受一